

东北亚研究丛书

中朝关系史译文集

姜维公

高福顺

译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东北亚研究丛书

中朝关系史译文集

姜维公 高福顺 译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 新登字 07 号

ZhongchaoGuanxishiYiwenji

中朝关系史译文集

姜维公 高福顺 译著

责任编辑：徐 潜

封面设计：魏克威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25 印张 282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长春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印数：300

定价：25.00 元

ISBN 7-80626-609-7/G·268

《东北亚研究丛书》 编纂委员会

顾问：马大正 刘厚生 魏存成

主编：赵立兴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朱兴义	李慧娟	宋慧娟	苑宏光
张淑贤	姜维公	姜维东	赵立兴
桑秋杰	高福顺	赫 坚	魏克威

序 言

民族是历史范畴研究的对象。人类经过漫长的从蛮荒到文明的历史发展阶段，待到原始社会崩溃、阶级社会确立的时期，便产生了具备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诸特征的新的稳固的人们共同体，这便是民族。在这一历史时期，与民族相伴而来的是国家，民族和国家的关系密不可分。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问题都在发挥重大的影响，产生着巨大的作用。凡是民族问题处理得好的，社会就安定、繁荣，这是人民受益的积极因素。反之，就会引起政治的动乱，战祸不已，国家衰落，甚至分裂，人民就要受苦。总之，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个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研究民族问题，就成为建设国家的一个大的使命。

我国有 5000 余年的文明史，有足以令世人骄傲的古代文化遗产，而这些遗产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而不仅仅是汉族的历史。诚然，少数民族的发展，离不开汉族的帮助；同样汉族的发展，也离不开其他民族的帮助。况且，汉族自形成之日始，就不是一个纯血统的单一民族，她是融合了许多部族而构建的民族共同体。我们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研究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国各个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应该对中国各个民族的历史作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

东北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占有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东北民族的发展史，是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自古以来，我国东北即为多民族聚居之地区，早在四五千年之前，就相继形成了华夏、东胡、涉貊、肃慎四大族系，先后有数以百计的部族和民族在这块大舞台上演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绚烂多彩的历史剧。他们是东北黑土地的开拓者，是文明的创造者，

是这里的真正主人，正是他们把社会不断推向前进。东北的历史，确切地讲就是这里的民族史，离开民族史就无所谓东北史。

东北的古代少数民族，有的曾经割据一方，如诸燕、高句丽、渤海等等；有的曾占据中国半壁河山，如契丹、女真等等；有的建立了统一的中国政权，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主宰者，如蒙古、满族。他们都不同程度地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为中华文明谱写了绚丽的篇章。

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政治中心北移而经济中心南下，这种状况与北方民族的发展不无关系。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东北的少数民族大批南下，而内地的汉族又持续不断地北上，民族的迁徙和流动，始终没有中断过。这种民族的对流，是加速东北古代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它促进了各民族的联系与融合，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与繁荣，促进了在政治上的连接与统一。

古代的东北是中国北方政治、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致使这里的许多少数民族，能够很快地向中原的汉族靠拢，成为比较先进的民族，建立了民族割据的国家政权，发展了自己的民族经济文化，创造出本民族语言文字，有的很快由奴隶制进入到封建制的社会。北方的民族建立了许多政权和国家，但都以中央王朝为正朔，表现出中央文化的巨大向心力，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世界的古代和中世纪，都曾经形成过一些庞大的帝国，有的跨亚非、欧非两洲，有的跨欧亚非三洲，但是，他们在军事力量失败之后分崩离析了，崩溃之后再也没有能够形成往日的统一。只有中国自秦汉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后，中间虽然经过了两次大分裂导致南北对峙，然而每一次分裂之后都重新达到更高度的统一。并终于在中国古代史上形成为巩固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这种民族关系是与欧洲不同的，欧洲与中国领土差不多，有许多民族，语言相通，生活习俗也很相近，有过统一的时期，但

最终分裂成几十个国家。中国民族复杂，语言和习俗差别很大，却始终保持着各民族人民相互依存、相安共处的民族格局。两千年来，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分裂的，而分裂的时期，都争相自称是中华的正统，为恢复中华的统一而奋斗。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和满族建立的清朝，都以是中国的延续而自豪，称自己是正宗。这种可贵的凝聚力，充分表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个性。毫无疑问，东北的各个民族为缔造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应该大书而特书的。

研究东北民族史，对研究东北的疆域史有重要意义。国家疆域是历史上形成的，是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产物，有了国家才有国家的疆域和国境问题。国家疆域的形成发展，有其国内的各地区和各民族间的内在依据，通过民族的分布、历朝对东北各地的统治和有效的行政管辖，才能说明东北疆域发展的全过程，才能批驳在疆域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观点和政治图谋。我们要发扬边疆史研究与现实紧密结合的优良传统，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让世人了解中国苦难的历史和中华民族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激发我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爱国主义的热情，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要时刻警惕在当前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华势力对我国的遏制及潜在的威胁。

长春师范学院东北亚研究所，十分重视东北历史的研究，尤以东北民族史和疆域史为重点，志向高远，奋发进取，深为感佩。今屡有大作问世，征序与我，实不敢轻易置喙，然盛情难却，爰缀予所知者书于次，以示敬怀。

刘厚生 谨识

2001年4月1日 于长春

前 言

中国与朝鲜山水相连，国土毗邻，自古以来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方面都有着密切的交往，这种交往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迄今为止已跨越了几千年。在这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发生了沧桑巨变，既有长时期的友好往来，也有短时间的矛盾冲突，甚至兵戎相见。但是，在古代社会中，朝鲜由于受“天朝大国”理念的影响，与“天朝大国”之间形成了以礼仪往来（所谓“朝贡制度”）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秩序，这对中国和朝鲜的和平、安定及历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近代社会以后，随着“天朝大国”的衰落，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数千年来所形成的传统的区域秩序被打破，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帝国主义国家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在中朝两国关系上极尽其挑唆之能事，不断制造事端，从而使中国和朝鲜的关系，更趋于复杂化。目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国家间交往的主流，因而21世纪中国与朝鲜关系的发展与走向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自19世纪末以来，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中国与朝鲜关系史”的研究逐渐成为具有国际性的学术问题，尤以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学者的研究最为深入和广泛，发表了诸多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形成了观点互异的不同学派。随时了解日本、朝鲜的研究成果和研究信息是提高我们研究水平的重要手段，为了促进我国“中国与朝鲜关系史”研究的深入开展，翻译、介绍日本、朝鲜半岛学者的研究成果就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因此我们编译了这本《中朝关系史译文集》。由于受篇幅的限制，我们只能选择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编辑成册，它虽然不能全面反映日本、朝鲜半岛学者的所有观点，但也可以从某个侧面窥视他们的研究水平和研究动向。吸收他们正确的学术成果，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订正甚至于批判因历史局限而出现的学术错误，将是我们出版这本论文集的宗旨。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仅仅是我们工作

的开始，我们将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继续为我国的专家学者翻译、介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推动我国的“中国与朝鲜关系史”的深入研究。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我们选择的对象主要是与“中国与朝鲜关系史”有关的研究成果，像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以及高句丽、渤海等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等一系列问题，尽管不属于中朝关系问题的范畴，但它们与中朝关系问题的研究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也选择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将其收录到本译文集中。第二，原作者取自中国史料的引文，不管有无错误，一律不做改动，以保持原文的风貌和著作者的原意图和观点。第三，体例上因行文的方便，稍做一些改动，但未做统一处理。尽管我们努力了，但由于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舛误之处在所难免，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最后要说的是：本书能够顺利地出版，是与长春师范学院的领导和东北亚研究所同仁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密不可分的。在编辑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马大正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地区历史与社会研究东北工作站站长、博士生导师厉声研究员，东北师范大学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地区历史与社会研究东北工作站常务副站长、博士生导师刘厚生教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刘厚生教授还欣然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谨向他们表示我们最诚挚的感谢。吉林文史出版社副总编辑徐潜同志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此亦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2001年8月15日于长春

目 录

序言	刘厚生(1)
前言	(1)
西方行列的社会及其变迁	[韩]李丙焄(1)
《史记》《汉书》的东夷王者观	[日]井上秀雄(21)
汉代的朝鲜	[日]白鸟库吉 箭内互(56)
汉四郡的设置及其变迁	[韩]李丙焄(118)
乐浪文化及其影响	[韩]李丙焄(139)
朝鲜各古代国家的形成	[日]武田幸男(156)
《三国史记》引用中国史书的再探讨	
.....	[日]田中俊明(173)
隋唐二朝远征高句丽的地理	[日]松井 等(238)
渤海的地方统治体制	[日]河上 洋(264)
渤海的交通路与五京	[日]河上 洋(290)
辽五京的外交机能	[日]河上 洋(314)
关于征东行省的建立及其废止	[日]池内 宏(336)

西北行列的社会及其变迁

李丙焄

一、序说

三大行列的诸社会 虽说属于同一民族、同一文化系列的社会，但依据他们分布行列的社会的、地缘的关系，彼此之间多少都带有特殊性，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区分韩国三国时代以前的古代社会的分布行列，大体上可以划分成如下三大行列。

A. 西北行列的诸社会

B. 后方行列的诸社会

C. 南方行列的诸社会

A 行列就是位于西北海岸地带的朝鲜、真番系统；B 行列是 A 行列后方的扶余、涉貊（高句丽）、临屯（沃沮、东涉）系统；C 行列是指南方的辰的诸种族系统（三韩）。这种区分不只是单纯地依据地域，也考虑了社会的特殊性。换言之，尽管他们属于同一系统的民族社会，然而依据各自种族的迁徙流动，还是能像上面那样区分为三大行列社会。但是，在他们的行列中，时常因政治等方面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出现相互交错、相互杂居的状态。也就是说，由于西北行列社会的政治势力的扩大，后方行列社会的一部分地区（涉貊和临屯）曾被包含在前者的势力圈内，有时前者的流民团南下，也占据南方行列社会的一部分地区。但是，这并不能左右三大行列社会基本的、总体的特征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即在后来三国的兴起与发展而产生重大变化之前，不得不承认前面的三大区分。

西北海岸地带的特殊性 半岛西北的海岸地带是大河纵横的

地域，那里的经济条件成为人类棲息的理想之地。另外，与大陆的交通、交往自然频繁，东方文明的曙光最先从这里开始。换言之，韩国文明的最早发祥地是半岛的西北海岸地带，比周围的哪个行列社会都发展得快。因此，从这里寻求韩国史的开端。

二、檀君神话的解释和阿斯达社会

檀君问题 不仅仅局限于西北行列社会的历史，在整个韩国史的开端遇到的重要问题可以说是关于檀君的问题。关于檀君的古记录是很零散的，而且包含了许多神话的色彩。另外，从相对较晚的书籍中所收录的内容出发，人们或者视为荒诞，或者看作是后人的捏造，目的就是把其抹杀、否认。但这是不慎重的，不用说，是非科学的态度。在关于檀君的记录中，虽然有后人添加的部分，但不管怎样，如果全面地分析，不但不能发现否定后人捏造的理由，反而可知，这是留给后人的珍贵的古代神话传说的典籍。如果用神话学的、民族学的方法去研究，那么在产生兴趣的同时，一定能发现新的重要的信息。

《三国遗事》中的《檀君古记》 关于檀君的古记录尽管是零散的，但如果列举出在现存的文献中最古老的史籍当然是《三国遗事》卷一所记载的内容。《三国遗事》所载的内容如下：

(A) 魏书云，乃往二千载，有坛君王俭，立都阿斯达（经云无叶山，亦云白岳，在白州地，或云，在开城东，今白宫里），开国号朝鲜，与高（尧）同时。〔《魏书》里说，距今二千年前有檀君王俭，定都阿斯达（经书里称无叶山，也称白岳，无叶山有白州。或者说在开城的东侧，现在的白岳宫就是阿斯达），开国称朝鲜，说是与高（尧）是同一时代〕

(B) 古记云：昔有桓因（谓帝释也）庶子桓雄，数意天下，贪求人世。父知子意，下视三危太伯可以弘益人间，乃授天符印三个，遣往理之。雄率徒三千，降于太伯山顶（即太伯今香山）神坛树下，谓之神市，是谓桓雄天王也。将风伯、雨师、云师，而

主谷、主命、主邪、主善恶，凡主人间三百六十余事。在世理化，时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常祷于神雄，愿化为人，时神遣灵艾一炷、蒜二十枚，曰：尔辈食之，不见日光百日，便得人身，熊虎得而食这忌三七日，熊得女身，虎不能忌，而不得人身。熊女者无与为婚，故每于坛树下，咒愿有孕。雄乃假化而婚之。孕生子，号曰坛君王俭，以唐高即位五十年庚寅（唐高即位元年戊辰，则五十年丁巳，非庚寅也。疑其未实），都平壤城（今西京），始称朝鲜。又移都于白岳山阿斯达，又名弓（一作方）忽山，又今弥达，御国一千五百年周虎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坛君乃移于藏唐京，后还隐于阿斯达为山神，寿一千九百八岁。〔古记里说，过去桓因（说是帝释）的庶子桓雄，常关心天下的事情，想去人间世界。父亲体察到孩子的心情，便俯视下界的三危太伯（三危是三个高大的山，太伯是其中之一），因为那里十分有利于人类的扩展，所以授与其子天符三个，降到人间，让其治理人类世界。于是桓雄率领部下三千，降到太伯山顶（太伯山即今妙香山）的神坛树下，并把那里称为神市。这个人就是桓雄天王。他带领风伯、雨师、云师，主管谷、命、病、刑、善、恶，治理教化所有的人类三百六十余种的事。当时，有一只熊和一只虎同住一穴，经常祈求于神雄（桓雄）说：“愿意转化，成为人类”。于是，神雄手握灵妙的艾一，蒜二十，说，“你们把这个吃了，百日内不见阳光的话，马上就变成人了”。熊和虎受领之并吃掉了，到了第三十七天（二十一日），熊变成了女儿身，但虎没能做到，因而没有变成人。因为熊女不能结婚，所以经常在神（坛）树下为怀孕祈祷。桓雄暂时变成人身，与熊女结婚，出了一个儿子。其名称檀君王俭。王俭在唐高（尧）即位后五十年庚寅（唐高的即位元年是戊辰，五十年是丁巳，不是庚寅。大概是弄错了。）之时，都于平壤城（今西京），开始称朝鲜，后又把都城移到白岳山的阿斯达。也把那里称为弓（也写作方）忽山，或者今弥达，治国一

千五百年。在周虎王（避武王，高丽惠宗之讳）即位的己卯年（公元前813年），封箕子于朝鲜，檀君移至藏唐京，后来又回到阿斯达隐居，变成山神。据说寿命是一千九百零八岁。]

关于檀君的古记在其他的如李承休的《帝王韵记》（卷下）、《应制诗》注、《世宗实录》的《地理志》（平壤府·灵异条）等中也有记载，不过，《韵记》和《地理志》是出自于同一系统的史料（或者也许是后者原封不动地引用了前者的内容）。所以失掉原始形的地方很多，而《应制诗》注与上面引用的《遗事》的古记（B）大体是相同的。

所谓《魏书》所记载的性质 在这里成为议论对象的是在《遗事》中所记载的，即前面的（A）、（B）两个记载。首先成为问题是不清楚的所谓来源于（A）的《魏书》是怎样性质的书？谁所撰？什么时代？从记述“往二千载云云”来看，这里所说的魏当然指秦、汉以来的魏是正确的，但是，有三国之一的曹魏和南北朝时代拓跋氏的后魏。关于三国时代的魏，有鱼豢的《魏略》（五十卷），王沈的《魏书》（四十七卷）、陈寿的《三国志》的《魏志》（三十卷）等。《魏书》（王沈）当然不用说，《魏略》也没有流传下全文，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作为逸文流传下来。无论是逸文，还是《魏志》，关于檀君的记载是完全见不到的。接下来作为后魏的史书，除魏收（北齐人）的《后魏书》（百三十卷）以外，还有魏澹（隋代人）的同名之书（百七卷）和张大素（唐代人）的同名之书（百卷）、裴安时（同上）的《元魏书》（三十卷）。^①据说后三书现已佚失，流传下来的只有魏收的书，由于其中佚失29篇，也是不完全的，所以宋代的刘恕、范祖禹等人进行了补订。^②即使如此，仍找不到关于檀君的记载。

两个推测 《遗事》的（A）部分是从哪里引用的呢？或许是前面列举的，佚失的某个史书，也就是说，在佚失前这样的史书已经在东方流传。这里出现的疑问是：《遗事》的撰者，或者依据

前面古记的撰者直接引用了，否则，就是误传了引用的书名或者是误记书名了。

无论如何，《遗事》的撰者是不能做没有根据的记载，一定是依据某个文献的引用或者转载。即使是断简残篇，这个(A)记载对于今天来说也是流传下来的唯一的资料。

《檀君古记》的原形 B中所说的“古记”，似乎是与在《世宗实录》之《地理志》(平壤府条)中所见到的《檀君古记》是相同的书，只不过是其略称，但在内容上，不用说似乎也是前者传承下来的原始形。因此，《遗事》的(A)、(B)两个记载是研究檀君的唯一典据。不过，就其内容而言，(B)记载当然是真实可靠的一手材料。

关于这一点，必须首先进行解释。

韩国古代社会始祖传说的五种形态 无论是哪一种历史古典著作，关于开天辟地的故事都是开始于神话传说，尤其是开国始祖，伴随着各种神异的传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就古代人的心理而言，信奉关于始祖的由来呀，出生呀，是与普通人不同的，具有神秘化的色彩。通过这种方式流传下来的事，还要表现、维持始祖的权威性。分析、分类关于韩国古代社会开国始祖的由来及出生的神话，大体可知有下列五种神话形态：

1. 天神族说(桓雄神话，北夫余解慕漱传说)
2. 地神族说(西述圣母神话及济州岛三姓神话)
3. 天地两神族说(檀君及大伽耶始祖传说等)
4. 外来族说(箕子东来说，昔脱解传说等)
5. 卵生说(朱蒙、赫居世、昔脱解、首露传说等。这里也有与1、2、3共通之处)

由此看来，桓雄神话属于第一形态，而关于檀君出世的神话属于第三形态。桓雄是天帝之子，降到太伯山的神檀树下，治理人类社会，与国神族的熊女结婚，生下檀君。熊女说是熊转化成

女神，实际上，按照下面的叙述，熊女可以说是地上族，即国神族。

《韵记》与《地理志》的失误 在李承休的《帝王韵记》或者《世宗实录·地理志》里所记载的“坛君古记”中，神坛树的“坛”字和桓雄大王的“桓”字以及《三国遗事》中的坛君的“壇”字，全都写成“檀”，此后出版的书中也都写成檀树、檀君等。这个问题暂且不谈，就说在《韵记》及《地理志》中记载的“是为檀雄大王，令孙女饮药成人身，与檀树神，婚而生男，名檀君”，檀君便是桓雄之孙女与檀树神结婚而生下的男子。不过，这想要避开动物的熊字，把熊女改作孙女，应该说是失去了原始形的神话。

熊女的解释 按照字面解释熊女的话，在韩语里就变成了“アムコム”(amkhom、牝熊)。通过“アムコム”的神话，该种族的记号就是“コム”或者“ケマ”(kaj-ma)(涉貊)，这与代表地神的熊的韩语是一致性的，从这一点来看，这个神话便由此产生了。依笔者所见，熊女可以看成是“コム”族的女性，也就是说熊トラム族(Totem)的女性。换言之，把该神话天神族的桓雄和地神族(国神族)的“コマ”族(熊トラム族)的女性结了婚，生下檀君之事神话化了。这正如与在高句丽始祖传说中，天帝之子的北夫余王解慕漱(天王郎)与河伯之女结婚后生朱蒙之事是完全相同的神话，属于上说的第三种形态。

(天帝子)桓雄(天王) = 熊女(涉貊女)

檀君

(天帝子)解慕漱(天王郎) = 河伯女(涉貊女)

朱蒙

熊女与河伯女 据已故安廓（号自山）先生所说^⑧，桓和解慕都是“カム”（コマ）[マロ、kAm, koma] 的写音，雄训读“スツ”（sus），漱的音是“ス”，均指男性的同一人名。笔者受安先生的启发，熊女和河伯女也可以解释成同样的意思。河伯也写作河泊，^⑨依笔者所见，这应该是“コマ”、“ケマ”的借字。河伯本来是中国水神的名，但在高句丽这里代之以熊、貂字，好像是借用神名。据此，桓雄和解慕漱可以看作是对应于熊女、河伯女的男性（男神）的称号，与此同时，在这里也大致可以看出母系中心社会的一面。据在《三国遗事》的高句丽始祖传说条中以注释形式所能看到的《檀君古记》里记载，檀君与西河的河伯之女结了婚，生下夫娄，而在《帝王韵记》及《世宗实录·地理志》中所引用的《檀君古记》里，则出现了檀君娶了非西岬之河伯女生下夫娄的神话。称为西河河伯或者非西岬河伯的，是对应于太水貂（鸭绿江主流域的涉貂）的小水貂（沸流河=佟佳江流域的涉貂）而言的，这是指与卒本等相同的部落，在百济方面的传说中把其对比成朱蒙娶了卒本王之女。

母系中心的对偶婚 以河伯女=熊女为中心的婚姻神话，虽然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形态，但是像这样的婚姻神话在其他地方也能见到。夫娄之嗣子东夫余王金蛙（一作金蜗）逮住与解慕漱有关连的河伯女，并将其幽闭于房间之中的故事也是一种婚姻神话。这些事情表明了母系中心社会对偶婚的婚姻形态。在桓雄神话中所说的居住于同一洞穴的一只熊和一只虎，实际上也可以解释为是指男（虎トラム男性）、女（熊トラム女性）两性。也就是说所谓与虎同居的熊，一旦化为人身，便与桓雄结了婚。这明确地说明了对偶婚的关系。由此可知，像熊女=河伯女为中心的婚姻神话，在西北行列、后方行列各社会中普遍存在，但在他们当中，熊女神话似乎是最古的。

君长和天神的关系 桓雄之父天帝、桓因的名字是从佛典中